

漕河圖志

碑記

河陽縣碑

楊士奇

南去通濟二百里楊村驛之北河晏決河仰受白河湯
河潞河諸水下合直沽南來之水入海凡齊魯汴蜀涇
漢江廣瀾湖之賦運入海內海外朝覲貢獻之上于北
京者皆道此以達所儲之重也其水之失性也自洪武
之季至今四五十年之間屢決屢築築已復決智單力
疲公私患之

皇上嗣大統之明年秋有司以決聞請如故事可之三年
春復決

上曰治事必循舊章人斯得理矣朕其慎簡逸以命太

襄陽太守張芝表奏

令行還奏來當順其勢導之今遂之抑使紆屈難言不

建故失宜取經道故變使其順下臣統河西務徑行

聖議可鑒新用萬正十人一月無幾可通安遂以順

上曰理貴變通今以命武進伯朱英撥卒以保工

部尚書吳中張氏如所請之數詠日興役以安重之

周行撫勞厚其原意其作息吏絕斯弊人勸就工

度有方如期竣事通其無道河之下趣坦焉安行大

河築防既崇且厚後不以行之植樹以固之華險為夷

往來愉懌事聞

二通濟河既又奏建祠祀河神以道士主之士奇嘗經

少保吳公間屬記是役之成古者治水自京師始先
重也則商之重也亦師然則作之難而今作之易
何也非奉

命之重哉州心之誠與公者有異乎誠則志堅而慮精公
則民悅而功遠天下未嘗有難為之事顧所任者何如
耳昔堯禹之治水

皇上之聖人知之明任之專此功之所由成也自古
君明主所以克興事功未有不由斯道謹因紀是役
雅本作詩以頌

聖天子仁明之功詩曰

水之為性頌下為耳治情自然斯得其理都城之南河
決自昔者禹是為者也其記二祀者以開維

帝聖明慎簡用人顧謂臣安汝往祇命安拜稽首夙夜惟
敬秉誠致慮惟思用下厥績之成行者沐舞滔滔安流
有厚厥防簡任得良惟

帝聖明

帝仁如天覆被率土誕用材賢弘靖四海

勅建弘仁橋碑

李賢

都城之南一水橫流於其方其源由兌而坤而離四象
沮洳會而為河三氣乃合一津焉在南苑之左去城
四十里先王營建南之人自南而來者東西二途受
此水而西行者老小而抱子者皆由是而西也夫
水者天之德也其性下而不居有方者無所不
至有圓者無所不入有德者無所不施有德者
本於天而施於地有德者本於地而施於人

漲即有幾何與人病涉莫此為甚天順

未春

皇上聞之則然於時乃命創建石橋凡百所需悉出於民應用人力雖以白金流之天下而民力雖歛欣為勸勸而民力雖不督而集橋之十五丈者為河有九以河為欄於兩傍以障雨者皆以石無以復加增岸於南北以防衝突為幸為慮以不致誤經始於是歲四月十一日訖功於十一月初一日與其主者內官監太監臣張順臣張賢並其二督工部右侍郎臣蒯祥臣陸柟告成之日

上賜名曰弘仁橋乃命臣賢為撰碑記用示永久臣聞古
先聖王之治天下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紀
綱法度細大具舉而於橋梁道路未嘗不留意焉觀夏
桀所誦除道成梁月令所謂開通道路可見矣是以利
澤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無有不足其分者恭惟
皇上復位以來夙夜孜孜躬理政務惟恐一民不得其所
出一令也必順於人心行一事也必合於天理真無異
於古先聖王之用心矣今以津之濟南之側然是即不
忍人之心也為建石橋以便往來是即不忍人之政也
名之曰弘仁蓋弘者廓而大之也仁則不忍人之心之
政也是橋之建信乎能弘其仁矣然歷年之患由此而
阻無幾矣則由此而基又非一世之幸國祚鴻乎一橋

之利尚不遺焉况其大此萬萬者乎四是以知

皇上擴充仁道被於四海而利澤及人之廣信如天地之
於萬物矣故宜大書而特書也既為之記復系以詩曰
大哉元后作民父母民之休戚同其安否所以先王發
政施仁憂勤惕厲罔敢怠荒惟我

皇情施濟衆親比如慈父慈母大綱小紀乃舉乃張亦
或遺者於心則惟在茲茲亦何止而涉測然興懷務遂
所懼不惜內積於心而工役之費民無秋毫易危而
安利澤惟久億萬斯年履跡不朽由小知大如地如天
帝王盛德哉

皇無前詞臣就章紀述後章就諸整張永昭無欺

勒定永通

李時勉

通州在京城之東潞河之上凡四方萬國貢賦白水道以達京師者必萃於此實國家之要衝也由州城西行八里許有河蓋京都衆水之會流而下者河雖不廣而水潦沮洳每夏秋之交雨水泛溢嘗架木為橋或比舟為梁以通道往來數易而速壞輿馬多致覆溺而運輸者尤為艱阻勞費煩擾不勝其患內官監太監臣李德等以其事

開上款於其地建石橋乃命司禮監太監臣王振往經度之命總督漕運都督臣武興發漕卒都指揮僉事臣時信領之工部尚書臣王鑑等會計經費侍郎臣王永提督之又命內官監太監臣阮安總理之安謂衆曰

司禮監臣北京建萬壽寺以敬之至其要在於漕運

軍國所資而此橋乃陸運之通衢非細故也
心以成盛美衆咸曰然於是庀群材輯衆工鉅計
萬夫齊奮並手偕作未及三月而功已就緒橋東西
十尺為水道三圈與平底石皆交互通貫銅以鐵分水
石護鐵柱當其衝橋南北二百尺旁皆以石為欄干作
二牌樓題曰永通橋蓋上所賜名也又立廟祀河神而
以玄帝鎮之堅壯完固宏偉盛麗經始於正統十一年
八月二十七日告成於十一月十有九日阮公與侍郎
公東請余記昔文王作臺於苑囿固無預於民事而民
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詩人又被之歌詠傳誦無窮今
皇上命建此橋實所以惠利于人而人心踴躍懽忻以趨
其事者誠無異乎文王之時亦何其盛哉是故不可無

所紀述以傳示後世因三公之請特爲之文而文辭遂以詩曰惟

皇仁聖統御寰宇萬方畢恆罔有違拒粵惟漕運軍國所資道江歷淮其來如歸沿河湯陽漕舟所聚陸通京師有河伊阻

帝曰汝振其往視之惟橋惟梁惟宜之乃命永紅汝督工匠勿亟勿徐德綬是尚曰內臣安汝其總之經營規畫惟汝是司安拜稽首敢不盡心圖爲堅久以副德意磬工百役莫不踴躍攻金攻石並手偕作爲橋南北惟水西東不日而成敷奏厥功商旅使客車與步騎昔勞跋涉今履平易岸有豐草水有遊魚昔爲凶險今爲坦途運輸之來今云洛羅國用以舒橐更充實行者亦舜傳

推頌歷四方無虞萬國咸寧惟此成功
德之致勒之此碑以告水世

改脩慶豐石牌記

朱熹

碑於字為開城門具或曰以板有所蔽近代水監官廚
之以時蓄泄因水行舟世祖皇帝至元二十有二年
前勝文館大學士知太夫院領都水監事臣郭守敬圖水
利奏昌平之白浮村建神山泉蓋西山水合為眼泉諸
水為渠曰通惠河貫京城迤邐出南水門過通州抵高
麗莊之碑為里二百視地形創為牌附岸壁及底皆用
木凡二十四慶豐其一也後二十年而後又四碑諸牌
寢腐宰相請以石易為萬世利且請於後先作則
工不迫工不迫則周且因仁廟勅准有司以次第舉由

是至順元年始及慶豐遂役都水少監王溫臣率其屬
分督程作董役士卒暨土木金石之工費有五百五十
輸木萬章鐵以鈞計凡八百有奇石材三千二百錠莞
灰藥他物每筭築其縱長百二十尺三分長之二為衡
廣高二丈間容二丈二尺經始於是年三月之望歲六
月十五日告成繩規中變完好緻密公私喜之明年春
監丞阿禮張宗類述是役之為日又近牒之喬卑長勝
幾何靡費財物如于創始改作之緒及工之勤成功之
之美求職以文予復之曰此世祖開物成務群臣畢舉
也仁廟克成先烈精注勞遠功不百倍不改作也臣下
莫不奉行惟謹此事理之善者也記是誠宜然予疑是
碑之始命名為慶豐祠也二載果豐歉或示穰善心於

世惜莫可得不知何也非事游觀蓋經營國計民
商仰以給者猶必待豐而後作矧他役乎民作於豐
年則後不敢妄興民不敢苟勞財不敢徒費雖至矣
因其後併原其名是為記

中書右丞相領治都水監政績碑

歐陽玄

中書右丞相定桂公自居平章首鼎既而陞左相又陞
右相被命領都水監事至正癸巳之正月迄今數年之
中濬池舊規拓塞新弊水廣大備都水監長貳黃佐一
日具其實蹟計十翰林歐陽玄文其志平石以貽永念
玄曰丞相上佐天子下理百官日綜萬幾朝野政治何
莫非相業所經綸也莫獨於水哉而有紀述乎其長貳

實杜絕回黃河之患。水經云：「洛水出於崑崙，東流至元
十八年之辛卯，正朔先河實信其地。當時蓋欲利為
厲甚周，為創甚密，導長平白厚之水，西流橫西山之麓，
會焉，理等諸渠，為七里，東流入自城，西水門，匯積
木澤，又東並宮牆，環大內之左，合金水，而南流，東出自
城東水門，又略水之陽，南會白河，又南會直沽，入海。凡
二百里，是為通惠河。置閘二十有四，跨諸閘之上，通京
師內外，經行之道，置橋百五十有六，閘以制蓄泄，橋以
惠往來。凡樓運糧提舉司車戶千四百五十有一，隸置
專治其事。閘與橋初置以木，仁宗皇帝延祐中有言：「易
木以石，次第而施之，命閘戶學為石工，以至改木為鐵，
煉藥膏，習其技，歲絀一閘，工與費若干，有司會其凡而

籍之歲以為常約歲若干諸閭皆石一切工役民墾
戶不擾而集國計之不匱民用之不乏皆利賴焉近年
有司擅以開戶抑配為事以給驛置於是至元延祐以
來祖宗之良法美意日就蠹壞今右丞相以聞有旨復
還郭士英若干戶餘州縣之使輒開戶者悉禁絕之他
戶有避徭役之類仍因循亡者咸復其舊故得水利不
募漕法不滯有關國計民利甚重也且通惠河之將入
海也衝漳貫之邇漳西南涉瀛博之楚南至於臨清堂
邑之壩過壩而南為會通河盡豫兗青徐四州境上之
水入河絕淮至大江而止二河相通其為水利博矣
若京城西之金口下視都邑水勢如建瓴一蟻穴之
則橫潰莫制守堤吏與閭戶連日夜分番巡視不贖則

兵士於拒密所係尤重故水攻之脩關戶之復丞相有
功於斯甚大可無紀述乎玄聞其言乃攷古而徵今
在唐虞為漢虞在成周為川衡初西漢太常大司農
府內史主爵都尉皆置都水長丞武帝置水衡都尉
帝置左右都水使者東漢改置河堤謁伯晉改都水
又置前後左右中五水衡以五使者領之劉宋置水
令蕭梁改為大舟卿宇文周置都水中大隋置都
臺使者尋復置監少監又改令少令唐沿革不一或
都水局或稱司津監或稱水衡監或置使者或置都
趙宋為都水監置判監同判及丞王簿等員大抵掌
河津梁渠堰陂池之政兼總川航將筏之舟航司其
征

三月詔置太常卿各領水衡蓋征諸人各掌其司

河水衡錢是也聖代捐國家之厚費以利天下而秋毫
不徂其資視古之都水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且歷代
建都秦漢唐多都雍州阻關陝之險漕運極艱用水極
少其後有都洛陽太梁亦不過濬洛入汴滸汝蔡入淮
而已我元東至于海西登于河南盡于江北至大漠水
消滴以上皆為我國家用東南之粟歲漕數百萬石由
海而至者道通惠河以達東南貢賦凡百上供之物歲
億萬計絕江淮河而至道會通河以達商賈懋遷與夫
民生日用之所須不可悉數二河汴沿南北物貨或以
或出徧天下者猶不在是數又自崑崙西南水入海者
繞出南詔之後歷交趾閩婆真臘占城百粵之國東南
過流求日本東至三韓遠人之名琛異寶神馬奇產航

海而至或踰年之程皆由漕河以至關下斯又古今載籍之所未有者也水政之重可不以重臣領之乎昔者舜舉十六相共治海內禹治水土益治川澤今之水政禹益皆嘗司之然則重臣之典水政唐虞以來之遺意也歟玄職在太史紀載為宜右丞相康里氏定住其名乃祖乃父三世宿位遠事列聖篤於忠貞數從王師戰金八陣多積功伐不妄俘戮不希寵榮有陰德餘慶施於後人丞相踵之揚歷臺閣三十餘年清慎如一熟知國家典章及居台揆雅量鎮浮坐決大政不徵辭色百度自負有古大臣之風焉來求文以紀其蹟者都水曰望素達通既定僧少監完澤鐵睦爾太平奴薛徹篤監丞胡國瑞慈晉化沙刺贊卜馬兒吉顏經歷山山知事

祁師道云系以討曰

國置水官象天玄冥都水有政治國大經於穆皇元
龍興朔方象令天一並放八荒乃據折津迺建神州
囊括萬派衡從其流東瀋白浮遵彼西山即是天漢
流畢昂閭西抱紫宮南出皇畿又東注海萬派攸歸
東溟大池若為我儲給我漕輓徑達家居河濟維紅
陳若指掌我鑒二利盡宮壤雖云盡利我則不任
捐利利民治水水平維今右相自董水政舉措不煩
戶無先正昔命關戶習煨習礪捷水膠堊各從其藝
循甲及乙諸閘徧穰歲一脩閘衆熟畢米制水有聞
通道有禁息耗有則啓閘有常天何閘戶俾役驛廐
是求善書以遷寧之財相若入告閘戶乃復每歲鳩功

群臣來放水政既舉國計以滋都人日用源委莫知
彼水在國血脉在身百體輸津五官備神相為股肱
水利寔興榮衛不凝股肱宣能維相者量陂最大野
江澤淵停安靜整暇能相君力底杜荒門捍彼衝責
國之樊垣有力斯定有量斯寬變調雍容歲不溢乾
重華在位禹益作相庶工底績百川是障世皇滿樂
相曰完澤身先永官相波原隔洵美相若海內稱賢
同彼耆輔專美於前六府三事治先乎水九叙惟禮
作焉太史太史作史載以龜趺

都水監廳事記

宋本

都水監丞張君子元致其長風八耳君之言曰吾職古
無澤衡元制欽之而所以列朝者皆有典章有典有事

而唐置有巡警然設官四十一年矣嘗惟是村無有
其餘人其勤勞職業遂少我曹嘗老吏日以亡濟昌歲
聖掌故日以蠹爛有所徵考則茫然時所經殆非所以
證官常備遺忘也孝文以紀其繁析刻石懸事為方采
益致據其事於牘以涸子讀之則知監始以至元二十
八年丞相完澤奏置於京師監少監各二員歲以官
一令史二奏差二壕寨官二分監于汴理決河又分監
薛張領金通河官錫如汴監管歲滿更易奏定二年改
汴監為行監設官以內監等天曆二年罷以事歸有司
岸河邵邑守令結衛知府事而薛張監至今不廢此
其沿革大都河行監與薛張官一通惠河神官二
十又八會而河神官二十又二此其偽通惠金水盧溝

白溝御溝會通七河通海會川朝宗澄清文明

惠和慶豐平洋解會通土壩李海

周店七級阿城會通安山開河固城宛

州濟州趙村石陽泊金溝沽頭五

十五鄉阜通村鄭村王村深溝七

霸都城外內西之積水潭隸焉凡河

若壩填淤則則二縣橋之木朽斃裂則加理

時置則水至則啓開以制其洄溢潭之水共尚食金水

入大內敵有浴者幹衣者奔土石銑甌其中驅馬牛位

飲者皆執而筮之屋于岸通因以隄病卒舟者則豎

屋碾礧金水上游者亦撒之或言京水可渠可塘可

以奪其地或集水陸民田壟則受命生規而大其

嘉惠大平南至河東至淮西洎北盡燕晉朔漠水之
政皆歸之此其興寧至元二十九年鑿通息河歸京師
東北昌平之白浮村導神山泉以西轉而南會一陂為
堰二泉統出麓山後匯為七里濬東入西水自黃嶺水
潭又東至月橋環大內之左與金水合南出東水門又
東至于潞陽南會白河又南會沁水入海凡一百里立
碑二十四役工二百八十五萬費以鈔計百五十二萬
宋三萬八千七百石木十六萬三千八百章鐵六十二
萬斤及始鑿濬是八月經始三十年七月甲子役公
致至治二年七月石罷正門南之第一又南第二橋以
杜御和御造蓋京師橋閘皆木宰相謂不可以久當
奏命監濬易以石今碑之石者已九橋之石者六十又

九餘將次第及之役之用泊勞蓋可臆度茲畧不書矣
定元年七月鉅積水潭之南岸以石袤千二百五十元
繚以赤闌風雨湍浪不崩不淖以利往來至治元年七
月去霖雨廬溝決金口勢熾王叔補築隄百七十步崇
四十尺水以不及天邑此其事功焉乎明典掌建事功
在位者事也若曹署之廢置僚屬之衆寡則亦當究知
繼官是監者能倦倦於此則無負數君子意矣我世祖
以上聖膺開物之運建邦設都樹官府國中與列聖之
文致太平更植疊立使佩印綬食俸銀廩稍秩三品及
過而上者將數十百所誰皆無沿革與掌與屬與事功
哉未聞出意是求而紳先生記之者則數君子故事以
近文可知矣

不能道者我柳水之利害在天下可言者甚夥姑論今
上畿古燕趙之壤吾嘗行雖莫鎮定間求所謂督亢陂
者則固已廢何承矩之塘堰亦沒不可迹潞陽燕邵之
陂陵諸塘則又併其名未聞其然之士有能以興廢補
弊者區慨惜之或又謂鄉之沽又曰丁可脛以稻亦未
有舉者數君子能職思其憂若是是殆濟矣故以是予
記之監者澤側鉅西皆水廳事三楹曰善利堂東西坐
以樓更堂右少退曰雙清亭則幕官所集之地堂後為
大沼漸潭水以入植芙蓉荷芰夏春之際天日融朗無
文書可治罷食啓牕牖委蛇騁望則水光千頃西山如
空青環潭民舍佛屋龍祠金碧點點壁橫直如繪畫而官
垣之內廣寒儀天瀛州諸殿皆翬然待瞻仰是又它府

寺所

孟希接運海糧王公董古魯公去思之碑

柳貴

後至元庚辰冬海運之民倪寶等介其府令史王元珪
以書奏言曰維海漕國用重寄也在世祖皇帝既混一
區夏爰始取道遼海運禾南土給餉京師內置漕運使
司暨萬戶府于京畿外立都漕運萬戶府于兵會募民
籍名數具舟航以任其事凡運米以石計歲三百五十
萬有奇每春若夏再運萬戶分命僚屬兵會大倉輒恃
風徑絕洋海遠道里水北抵直沽漕運萬戶之在內者
亦部署其官數往翼州航交受所運達之京倉當其歸
納授受之際或失其

公於此乃錫樓船員外郎董古魯公元善又奉命朝
 主恭運事米凡至者有七十萬石有司舉元所造樣以
 比勸其邑澤有常同者弗受古于公二公曰郡所造米
 熟粒益二三合耳使老耆夜馳驛數千里抵京師風日
 振薄無所塞蔽故能致凶常若是分運之法六千石載
 一舟氣全暖波煮釜居米色紅何能相同以致此
 懼其難抵灰若糠且熟既無走也色雖不同苟無此而
 以充吾飢受之庸何傷或以自以米構熟非受公歡

梁曰噫信儲峙者尚爾况萬斛之舟之所積乎且民指
軀涉萬里不測之難出入蛟螭瓜牙間幸至此汝弗思
將安往歸之邪彼又逗漫滯食侵牟民益困事愈不
益若何有司通不敢有所言於是事得其平而吾民之
職是役者免矣先是接運官靡毀於延燎有司憫民居
之宏敞者以歸于公公度其費無從出迺辭焉即臨清
萬戶府廳事以居跡跡隘二公曰是雖隘然庶無僦屋
費之屬民也或謂漕運則手編第自蔽處之恭然無
一毫勉强意直沽素饒漕運海甯有黃發東陽之名酒
而市有酒樓食市以進公弗受曰若唯爾其直寧能無
一毫公正廉平類此官屬吏民小過者必諄切教
而人亦服其威信

上取息逸下車以五月三日甫再越月集事七月四日
歸報於朝蓋二公敷歷臺省聲聞素著公明正大簡重
平允而幕府令史李公亮曹寧祖亦自風憲辟置操從
雅潔同心協贊故能成其美政而民被其澤是故我民
惠之去之愈遠且久而不能忘願有以識之也冀辭不
獲命謹述其辭以識如石鳴呼海濤誠國用重寄也然
海宇之廣民生之衆政務之繁且有大於此者二公由
之推柄用左右宣力惟是道也以往何適非善政矣
國家建官位事登賢庸能以釐百工熙庶績者咸若是
則民之所幸望者又豈腴腴式惠濟小民五符舉小
而明大觀近而知遠矣其有所識遠也宜其遇繁之以
詩曰

狀海東賦實排利涉鯨波龍濟也陳丹楨況此重任
罔用是實出納失均吾曷以支明明天子維賢是授
主張綱維我公爰止公既莅政無煩無苛怛為忠誠
矜念實多其準其繩其權而衡折以群言謹嚴度程
有積有倉歸于上京惟清以寧式和且平民忘其勞
政有其成維公其賢天子聖明天子萬壽賢良登崇
惠我無疆政化日隆宣惟是式萬方攸同海隅蒼生
沐浴膏澤載謠載歌謹識嘉緒勒諸金石永其無疆

直沽接運官德政碑記 貢師道

夫易知人所以明幽微之理然理非日用常行氣說之
是設象以明理其為象犬之而為天地之覆蔽明之而

草木之動植繁因其象之昭昭者以明乎理之所以
其象天下之至險其為理不難知其為物不難見
則莫過於涉川凡川水以為天下之至險何莫於海合
天下名川三百支川三千未有不歸於海者故海為百
川主夫涉其支流聖人於易已設戒而謂之險難矣則
其視鯨波萬里如坦塗溟渤九淵如郵傳囊括東南之
和米幣而輸之海六七千里之間轉漕流通儲峙不缺
抑亦何以而能若是也此蓋世祖皇帝宏圖深遠之
規模列聖繼述相承之制度國家無窮之端休要非世
之人小智狹識所能窺見也故惟世祖皇帝定都于
燕聚四方萬國之衆合以節食十燕使由江河
轉運以餽餉于燕燕豈不富而聖制也六合為一家

視四海猶一衣帶水故能運天下之至神越天下之至
險舉無遺策以建丕基於無窮於是以中吳水所發也
糴米出焉故即中吳以建漕府漕府官貴重皆佩玉麻
黃金虎符鑄銀作印葦然猶以為未也當歲春夏運復
於江浙行省奏選宰臣董錢吳十閩東南郡國糧之給
京師者萬艘如雲畢集海嶺之劉家港於是省臣曹臣
悉齋戒消潔以卜吉于天妃宮蔭宮卜既協吉乃命漕
臣持章以符俾率其屬縱金鼓以統漕民建鼓牙無
敢後先導師施工露趾文身並布帕首其散布于各艘
者每舟不下數十百人變語夾歌猶心聲而調馴懽伏
則必本之以思齊之以法龍騁萬斛惟婉如山纔遠而
雷聲一發自應大長之司也古者土鯨及此受變作

一足之時乃密為之策謂天下之至險賴不信哉國家
以其事之重且難舉莫大於此也故於每歲春夏運糧
舟將抵直沽口即分都漕運官出接運矣中書省復遣
才幹重臣從至海壩一一交卸石以萬計可謂夥矣萬
計猶驟然其累至百萬百萬猶不足其多至數百萬出
數百萬而較計至於今勾輶輶輪不得騁豈不得溢矣
差毫毛即墮吏議何如吏部之官不以理光祿蠲鹽之
職不以涉司農自置然矣故接運官所立生具是害
矧或徒名以較實而外以弊本民將名之何殊不知斯
稻之載海舟漕運上不能以寸量少安於其初故或
米與糠遠而舟與石近者人亦不齊而供升斗而稍欠
民焦然蓋顧家之慮無幾而計慮之多方亦已於是漕

民有或剝舟而歸去有或借貸狼狽而歸者故以
數年之間漕運之資傾歿而國家之糧餉非可暫息惟
至正六年歲次丙戌是年夏接運官奉政大夫中書戶
部員外郎太平禹卿奉政大夫宣政院叅議石郁文肅
監察御史史筠公質都漕運使臨清運糧萬戶等官一
皆能以繫矩存心寬簡布政不眩明以凌物不任智以
馭人其一時從事之賢皆然然其異其上之人矜衮海道
之艱危艱儲之不易蓋所謂表之直者影無不正源之
深者派無不清要皆自然之理也是年抑運官嘉議大
夫海道運糧還副萬寧信安公鄭用和彥禮能以誠懇孚
於神人神聽不違故海弭颶風秘怪淵水恬伏不震除
害運平無憂是則聖天子神明之所致也三夫公之

故其至於直也。其聲實有以孚於接運之公卿然則
 發運之公卿雖數也。思於潛民謂非抑運若有以感動之
 不可也。於是為民相與言曰。身為縣以世無不役之民。
 也。今公之潛民則歸其意。國家論石給而糶亦金以濟我
 困。公之誠意可以感使官吏一切蠲免。生則吾民無
 休矣。公乃收其意也。遂是為時人志也。埋銘示齊天之
 德。蘇軾述其意。公之未嘗知事全之強公卿則所安息民
 廉而簡。雖大官無往者。以若哉。潛民將叩閭以聲於朝
 則排下民之事。將欲激濁而流清。甚善哉。事可自此於人
 終是論。以其所以救惠於潛民者。勅之。公君與其年。無
 獲。官祿收訖。同州之真俗。

決水之滄河堤溢橫決而旁出也必取輪利卒使轉其
歸則民無憂墊土無沮而水由地中行矣為之決九
河距一海而滄河決率川用此道也黃河北南徙九河
故道遂以堙沒後漢書不與同歸備行二十里會于今北
海之北其流滔滔汨汨視黃河伯仲間耳東岸高於平
地亦決如黃河之水下成阜虎牢而東也皇元定都于燕
漳河之運漕之粟控引東南居貨千箇萬艘上供軍國
經用一巨富晉魏遷有無香此焉出故若相傳在爾初
時破城猶未宏達自以南山雨而其勢日增宜是永固
伏於天下有道則見川流隱隱固自有時也至元五
十一年六月時作決八里塘之營為口者三二年

環激如萬馬奔突長驅而前南皮清池之境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三十餘里猶而澤國而湖陂陁而陂窪焉揚國而魚生馬跡析離居之民曰此言曰滄州古雄藩其濠深廣又距海孔通水行故地第有元府小左衛曲防之阻無田徑處素穴閭閻民以牧範抗疏陳情奉旨開掘以便民又為大築以洩水莫不舉手加額以承無疆之休維有方俞北放費繁有使來時射利遂以復塞今則牢不可破有能費勇以恤吾徒當負歸從之水入濠注海則還我壤地而修我墻屋矣脫因不花者故參政莊武公之孫今江西憲副景仁公之子也以國學上舍生取置宣文閣其人知學知義又一鄉之望即以為已任而不辭聞者壯其謀從之如雲各執其物立于兩楹

破其築若摧枯拉朽去其壅如决癰潰沈義民所趨水亦隨赴始屯軍先率其徒數百人盛氣以待我衆直而前彼自度非敵逡巡而去夫不之為也又矣備禦之道存乎其人使南皮清地之民奮於戰功而察不為灾者義之方也其人又相與言曰河決可塞而來者未可卜也曲防可潰而人力其可傷也事可以稽舊典而義可以激流俗也丐文刻石以遺後來因斯民百世之福也

南皮縣濬川記

治水之法禹貢一書尚矣迨及成周惟以葶泅備旱潦而平始開河渠矣其濬水利之與良由於此焉

於是乎設歲以御河漕民間之粟供京畿至億萬計
利懋哉今之御河源通漳水東出北流經景陵滄等州
地而入于海南皮即於之屬邑也其景之長橋東光接
境河水至是勢益大夏秋霖雨則河溢其害愈劇不
決於陵則決於景而無歲無之景之北去四十里有
卽兒口遇河水泛漲實受所衝故其利下達于海塞則
大沒民田口之北寧皆長蘆薊南兩半也地未定初彼
歆專其利以力塞之道違邑民流溺之患前丁邑政者
上陳利害奉都省移檄部屬遂命墮順使彼此各安其
業典冊具載昭然可考迨至元五年經涉十有六載未
嘗有易是歲季夏河水決陵之界直趨河口職屯田者
以謂歲月遠而無稽縣邑不能察海濱之恃懷來王公

君美適尹是邑極言其弊奉省檄體前議以行民始不
被其害公既解篆繼任是邑者有若監縣楚迪美實公
縣尹馬公克昭主簿宋公伯威縣尉詣理亞思典史張
仕廉臨政之暇輿念久此歟曰河口水之所經或塞或
決終無一定之規簿書僅存恐不可久恃異日復為民
害何若勒之貞珉以示無窮使後歟壅水害民者凜然
知畏不亦善乎仍各捐俸金為之助既而耆老劉榮祖
里正黃進道社長李澤首倡紳耆樂輸錢穀若干緡募
工伐石謀津於河垠之上屬予為文以紀之予謂水利
之在天下是猶人之血氣道貫於身無一息之停否則
受惠四體非復吾有水亦不可以一日壅閉洪範云水
曰潤下孟子亦曰水無有不下是歟順而導之行其所

無事而生罪人以隣國為憂者但謂有無曲防之
禁孰謂此意天知而聖王之世察察若是耶嗚呼前之除
民害者蹟固長於一時矣然愈久而事愈著又將與利
除害於無窮際而後為功乎先於前人是矣大豈小
而已哉忘國憂民者固士君子喜聞而樂道姑撫開決
之本末以為之記云

國朝文忠公碑

李謙

至元二十一年閏五月己中書省奏禮部言衛輝路共
城縣北五里所置門山有泉出其下御水發源實本諸
江所故有摩崖碑祈禱其祠隨應前代嘗封王爵詔曰
成惠逮及聖朝求蒙加贈殆未盡厥德無文之義集
於禮官議咸謂加封洪濟成惠王於典禮為宜制可

十一年衛輝路總管府判官燕司稻田井德常上言洪濟威惠王廟歲久傾圮寔至不支宜命有司更葺會其年四月乙未詔名山大川載在祀典者所在長吏擇日致祭廟宇損壞者官為脩理其十一月工部符秦堂帖報下趣如乙未詔乃檄知州司仁德督其役監路塔失帖亦見總綱紀之樓功在修葺其後借器乾用軍會祠下首葺前後殿次中門三門三合為殿庭峙二亭一以注香一以貯水其後以舊殿而更之定縣神像墜毀泯滅崇其祀事以勸勸以至戶部祠祭之屬咸一新之經始於元之九月落成於明之三

新民起功相與翼贊則豈獨州王石諸公爲之乎
至者劉廙判官朱仁榮光目紀好謠韓棧凱皆興有
馬廐判并德常知州司仁以志歲月爲請竊惟山川之
祀見于書曰望秩禮有天下者祭百神凡山林川谷能
出雲爲風雨見惟物皆曰神其祭之之制則五岳視二
公四瀆視諸侯餘視伯子男戚凡四祭以狸沉順其性
百門水於衛爲巨浸一出齋論數百畝畝而澮之灌漑
不啻千頃地敏杭絲收入祿鍾江南奉下時輸貢之外
諸郡國醪醴案食皆於是取足其下流合諸水疏爲大
川延亘千有餘里歷郡國數十所在倉庾節級轉運畢
達京師與夫清沚醴醴不煩釐致漕給梁穀其爲利不
既博矣乎當夫常暘爲苗雨澤愆爽誠德感召其應如

聖恩則國家德載之利生民麗洪之澤正之所以
宣厥功哉我無德不報其明靈加貺飾祠宜矢敬
述寵章奉宣神德其辭曰

百門之山泉出其趾澤浹一方利通千里其澤維何
嘉蔬茂止豐年高廩萬億及秭其利維何京國之紀
方之舟之衍我儲侍昭昭神功耿耿神祉嘉號永傳
曷章德美對揚徽命作新廟祀何福不降何灾不弭
祐我邦家阜我生靈千秋萬古傳休無已大德三年
七月望日立

李應通利王碑記

都士周

御河者古永濟渠也按之遺蹟隋場帝大業四年春正月
開河以通軍百餘里

錄郡七年春二月帝御龍舟游河入水濟渠夏四月
臨朔宮徵天下兵會涿郡擊高麗後述率往來多由
此今名御河蓋更之也爰及遼金皆都於燕國朝開
以來以燕為大都歷代因之以為江河南北血脉通
要路轉漕之功高賈之利不為不多矣自江南平定
一區宇又開會通河至臨清北橫截而出於此後南方
諸國貢賦敷道錢糧殊無壅滯悉達于京師其利
頗河上下津渡之處多有乎應通利王之祠土人祀之
甚嚴神靈應之亦速館陶縣西約二里許故隄上舊
其所從來遠矣經兵火焚蕩俱盡惟餘瓦礫而已照
大將軍上都等路管軍萬戶鎮守杭州段伯璽之父乃
故行軍千戶濮州太守也侯諱遷於庚子年間適為部

陶縣令以兄宣差獲府公之命始於故址興正熙
州等處管匠官杜海賓督斯條和倡率斯僧官等
已財命工型像廟貌粗備至己巳鄭德增等獻三
間是年魏進又脩神門一座至元二十年春劉以鄭
鄉及鄉社諸公管勾等清等以正殿毀者重加脩飾仍
擬繪塑像煥然為之一新大德三年五月將勾鄭溫黃
廣杜溫起蓋而無七年馬讓元楊等以置廟對八
年馬讓及衆力重修神門凡廟中所須之物至是皆完
美矣於是劉祚者即經歷劉秉鈞之姪也幼習史業長
司者以信實起家無子頗勤好善樂施不蓄家錢虜
寇既平既完但竭己之資不假人之力命工伐石欲
祀來命其子鄭與儒生步思恭偕往持叩叩叩需

教諭社承祖之狀具載實錄本傳爲文以次第之社承
祖志即前督後者海之嫡孫也僕方承乏教授東昌聞
說斯美嘆曰水利大事也敬神大節也有國家者不可
須臾而忘也况諸侯於境內山川歲時致祭凡有水旱
則禱之御河在歸陶最近不惟人得其利又常嚴設隄
防一有不密害亦随之暗中必有神爲之主豈可不敬
也哉故旣侯爲守土之官知所先務首加意焉上之化
下如風之偃草至今鄉中豪右勤勤於斯脩飾閭閻色至
於大備而後已豈不有所以哉雖然教公勤力于前三
今六十餘年矣蓋大小事功成敗興廢皆有定之數
其間亦在人爲勤惰有以致之也若無跡可見後人難
知之者劉祚乃能於功成之後作此一舉使竭力用心

之人性名著之金石垂之後世俾為官民者則而倣之
豈不偉哉僕鄉里晚進雖空疎不才義之所在故樂為
書之銘曰

神水湯湯源源流長達于滄海灌以衡漳自會通合
南接荆揚轉漕便國貿易通商所上河神乎應通利
處處有祠享祀百世銘陶廟基兵塵瓦礫段侯創功
杜君協力廟貌既壯神像斯工鄭魏黃李杜馬揚官
相繼大脩鄉杜所同劉祚立石傳之無窮

開會通河功成之碑 揚文郁

聖神文武大光孝皇帝在位之十七年江南平薄海內
外罔不拱北臣順奔走率職以合河分流以達東阿乃
置之四都漕運使司控引江淮諸河以饒億京師自京

阿金路清二百里合片而陸中斷至御河徒路一百
千二百七十六里除祖廟調索道經在平其間
早下遇夏秋霖潦年借復成難阻萬狀或使驛旁
猷相望及歲歲臨臨時警行居驛然公私以為病
日久矣皇帝方圖治以收太平之功方尚書省一新庶
政百廢具興士有出意見論利害者咸得自効張縣
尹韓仲輝前太史遷源相繼建言汶水屬之御河北陸
運利相十百時詔廷臣求其策未得者以仲輝源言
為然遂以都漕運副使具之真宗問其詳仲輝等至則
循行地形商度功用熟之衆議謂漕運之利可開之
狀政府信其可成於是丞相相哥八等皆贊成之
遂上命凡賜中統楮幣一百五十萬以充其用

以給備直備器用徵傍近郡丁夫三萬驛遞斷常
官忙達兒禮部尚書張禮孫兵部郎中李慶異伯之貞
源同主其役二十六年正月己亥首舉起涇城安山之
西南壽張西北行過東昌又西北至臨清達御河其長
二百五十餘里吏謹督怪人悉致力渠尋畢功益加濬
治以六月辛亥決汶流以趣之滔滔汨汨傾注順適如
迫大勢如復故道舟楫連櫓而下仍起堰閘以節蓄洩
完隄防以備盪激凡用工二百五十一萬七百四十有
八濱渠之民老幼携扶縱觀徧翔不遠接堵之安喜見
泛舟之役於是涇城聊城兩縣耆壽各詣所治致辭
奉生長明時獲瞻美政納大臣經濟之謨與官民熙
熙也

予時大駕臨幸上都驛置以間上詔翰林院其為通河
命名且文其碑臣等乞賜名會通百拜稽首而屬辭曰
謹書以食貨為八政之首易稱舟楫有濟川之利此
古今不易之理而京師所係為最重故大舜命禹既平
水土定九州之貢賦皆浮舟達河以入冀鄴功冠三代
為萬世法自茲以降漢用鄭當時之言引渭至河以利
西都唐用劉晏之策出汴入河以濟開輔而京師有四
方輻輳兆姓雲集六師所依以疆百司所資以辦不豐
儲積政將奚先我國家新天造于析木之津建萬億年
無疆之業規模宏遠治具周密若夫漕運流通國之大
計舟車致遠功利懸絕所宜講而行之雖費而不可省
勞而不可已者今則費取於官利及生民役不逾時功

無後世加隨時變歟視事重輕以深致曲成萬物者
意致國殷富由此途出臣因竊述輿地圖若近代遠氏
金縢氏皆常之國當時經度曾不是思豈不以興王之
功非時臣者所能與而前弗逮乃所以啓肇遠也歟先
儒有言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敗欽惟皇上
開物成務遠舜禹而軼漢唐區區近代之君固無以議
為也臣備屬北門職在記事之成不敢以固陋辭仰奉
明詔以識歲月且推衍輿誦昧冒論著至若神功聖德
之盛帝惠澤以浸八荒資始資生上下與天地同流蓋
非葉河渠清泗者所能旁髡也九月 日臣文郁謹

記

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水平地深
二丈許北決白河堤六月又北決金堤並河郡邑濟寧
單州廣城碭山等縣魚鹽漕運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
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民老
弱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勢北侵安山潞入會通運河
延袤齊南河間縣壞兩漕司鹽場妨國計甚重省臣以
聞朝廷患之遣使體量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畧九年
冬脫脫既復為丞相慨然有志於事功論及河決即言
于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集群臣議廷中而言
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為山
東道奉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脩捍成策
後又為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賊狀為圖以二策

進獻一議脩築北隄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疎塞並
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甚大至是復以二策
對脫脫建其後策議定乃薦魯于帝大稱旨十一年四
月初四日下詔中外命魯以工部尚書為總治河防使
進秩二品援以銀印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萬
人廬州等處十有八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
軍民咸稟節之使宜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
鑿成八月決水放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
諸壩悉成河身漸故道東匯于淮又東入于海帝遣
書召魯不可伯魯還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
大夫其宣力諸臣還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卷制
一二三可治河上承古史以文以

勞績玄既為河平之碑又自以為司馬遷班固記河渠
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
考則乃徒魯訪問方畧及詢過客質更牘作至正河防
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
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醜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
河之淤因而深之為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
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
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
平之以趨卑高卑就則高不壅卑不滯應者生於順
滯生壅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席狹狹雖受水不盈
悍故狹者以計闊之廣難為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狹
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隘突則以緩其怒

治隄一也有翔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
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
有龍尾攔頭馬頭埽埽其為埽臺及推卷寧制壅掛之
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杖用絙之方塞河一
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
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
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險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
功用之次序而敘述於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
長二百八十里至五十四步而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
十二里繼自黃河至白茅關生地十里口初受廣
百八十步深二丈二尺至口下漸狹至口下深二丈二
尺二丈二尺及口下深二丈二尺至口下深二丈二尺

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和勻也南自茅至劉莊村接入
故道十里通折墾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至黃
固墾生地八里而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
有五尺黃固至哈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傳廣
墾六十步深五尺乃濬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
五十四步凹里村缺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而廣六
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以下舊河
身至張營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墾廣
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墾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
十里二百四十步墾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營店至楊
青村接入故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而廣十六步
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略隄三重并

補築四里咸水河西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
步其初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
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椿樑以泥牛草簕
雜稍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
大樹連稍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壩岸浪者也築第
二重正隄并補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二百步缺口
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椿埽開河身長百四十
五步用土牛草簕稍土相兼脩築底廣三十步脩高一
丈耳岸上土工脩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高
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步表
面脩築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接舊隄
西接舊隄高廣不等通長一里三百步面廣四丈底廣

計四處置楠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聚澗陵
全河水中及岸上脩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其脩
大隄刺水者二長有十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
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初築岸上土隄西北
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頗廣
四步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
四百三十步趾廣三十步頗狹其六之一接脩入水兩
岸埽隄並行作西埽者夏人木工役自靈武作東埽者
漢人木工役自近畿其法以竹格實以小石每埽不等
以蒲索綿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
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細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
銜鋪之相間復以竹索麻索大緯長三百尺者為管心

索就繫繩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句
布厚鋪於繩腰索之上裹而紉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
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號於衆衆聲力舉
用小大推搽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
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五為腰索轉致河濱選健丁
操管心索順埽莖立踏或掛之臺中鐵輪大概之上以
漸進之下水埽後掘地為渠陷管心索衆中以散草厚
覆築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雞草小埽稍土多寡厚薄
先後隨宜脩疊為埽莖務使臺制上下鎮密堅壯互為
犄角埽不烈掘日力不足久以紐之積累既畢復施前
法亦埽以微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二丈

天三石土牛以爲橋。以竹縱其兩旁並埽塞下大
橋就以竹結上大橋。繫於橋上東西兩埽及其
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爲埽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
下埽即以竹索或草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
則其然然索之兩候埽入水之後其餘索心索如前
埽掛順以竹心長索連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錐或
鐵戩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
埽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掛於護隄大埽分析水勢
長二百七十步九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
四十二步自顛至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
不等長十有九里一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
里四十一步築岸上隄西北起東可故隄東南至河

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高丈
有五尺接脩入水施土牛小埽稍草雜土多寡厚薄隨
宜脩壘及下竹絡安天椿繫龍尾埽如前兩隄法唯脩
壘埽臺增用白關小石并埽上及前游脩埽隄一長百
餘步直抵龍口稍北壘頭三埽並行埽大隄廣與刺水
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以竹絡成一大隄長二百八
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埽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
澤腹高二丈五尺過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
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
丈並初築縷水橫隄一丈不起北截河大隄西抵西
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

一百一十步北顛廣四丈趾三丈高丈有五尺

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翔岸土隄東北起至白芒
故隄西南至舊河口而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
入水作石船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
河流先所脩北岸西由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尚
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大
餘蓋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而河畢流近故河口水
則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
入故河因添故河前功遂附魯乃相思障水入故河之
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而上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
大桅或長楫用大麻索竹繩絞而微為方舟又用大席
索竹繩用船身纏繞上下今中流乃以鐵橫於二
流碇之水中又以竹繩總之

上每組或礮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畧鋪散草
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後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
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於頭桅皆
以索繼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各
曰木簾桅復以木梢拉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
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為號鼓鳴
一時齊鑿頃臾舟穴水入舟沉迫決河水怒溢故河水
暴增助重衝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稍雜以
草土等物隨宜填梁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站
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更蹙尋用前法元餘船
沉後功昏曉百刻後夫分番其勞漸少間斷船隄之
上築三道並築中道竹絡鐵石並築其外周繞四

及絡一如脩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疏水深取又用物
之多施工之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纔四五十步勢
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溪亘測於是先卷下大埽約
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山水面脩至河口一二十步用
功尤艱海龍口喧聲流疾勢撼埽基陷裂欲傾俄遠故
所觀者腹弁衆議騰沸以為難合然勢不容已魯紳色
不動檣解提出進官吏工徒十餘萬人日加獎勵
親至衆望咸激赴工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
河絕流故道復通又於隄前通橋欄頭埽各一堤多者
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常繫前埽後欄頭埽之
後後埽管心大常繫小埽碼頭欄頭埽之前後先氣
摩以固其基又於所築案上及兩埽之間鑿以小石白

開土牛相傳厚薄多寡相辨措置溝隄之後自南岸從
脩一隄抵已開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成隄
用農家塲圃之具曰轆轤者穴石立木如比櫛並前埽
之旁每一步置一轆轤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
寸餘麻索貫之懸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婦使夏秋潦水
冬春凌薄不得歸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
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隄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
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順至水面高丈有
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沿南岸護
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至澤腹止此岸馬頭埽三道通長
九十五步脩築之計隄埽總長二萬五千五百五十四
步七十一步曰蘇州河口之次城隍築舊隄長二十五里

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
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岡至楊山縣城傳指長八
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城隍口合至徐州塔三百餘里
脩築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計三里二百五十
六步亦思刺店樓永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
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餘柳雜用六十六萬六
千帶稍連根排者三千六百葉稍葉用雜草以來計者
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葉簾十
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十萬繩索小大不等五萬七千所
沉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锚一百三十有四
竹篾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繩石三千塊鐵釘四十二
百有奇大釘二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餘有木龍等

錄木麥指扶格鐵火鐵吊技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
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贖刑藥祭祀賑恤
置馬乘及運竹木沉船渡船下播等工鐵石竹木繩索
等匠傭賃兼以和買民地為河并應用雜物等價通計
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錢有奇嘗嘗有
言木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
為難中流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物
之效草雖至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併力重如
破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曾習知何事故其
功之所就如此玄之言曰是後也胡廷不惜重費不吝
高爵為民辟害脫乳能體上意不恤焦勞不恤浮議為
國涇民魯能竭其心惠智計之巧垂其精神膽氣之壯

不情劾奏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
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

大明受命

新建耐牢坡石閘記劉大所

皇帝即位之元年詔遣大將軍信國公鄂國公總率羽林
諸衛師旅億萬戰艦百千定山東平德冀紅不血刃而
梁晉開陝大小郡邑悉皆附順分兵戍以守扼塞漢河
梁以逸潘廣融艦千里魚貫埽聯首賊侵需有程無阻
校以貫河變易濟寧之南陽西登府村游涉至聖數城
舟楫通達師駐石佛諸關北沂汶濟以達燕京西循滄
鄆以抵梁晉濟寧州城西二十里許耐牢坡口者實為
北分路之會亦有堤隄數十里以防可決於是時遂開

通馬橋失舊開水勢激泄漕度愆期深為職守憂然武
二年申請于山東行省准官分任其事南距北導靡所
軍慶泰十一月省檄下委大昕相宜置閘以為歲久計
十二月朔閘寅知府余芳通判胡慶讓集議率任城簿
周允暨提領郭祥至於河上視其舊口則土崩流悍不
可即功行視口之北幾一里計平衍水匯可立基焉乃
伐石轉木度工改作時冰凍暫止三年二月二日集衆
於合促丁夷土是平水降入尺以為基制以累栗密如
星布實以瓦甃迥若砥平然後鋪張木枋敷設石板爰
琢瓦甃犬牙相入復固以灰膠闢以鐵錠磨礱剗削混
然天成閘門東西廣十六尺自五寸崇十尺一寸西北
上通水口下通水口之北幾一里計平衍水匯可立基焉乃

向竊縱一十五尺有奇開之南稍是異如也
之泗水衝導也兩門之中鑿渠五寸下貫漢江
斃板復於開之南北決去壅土以殺悍端且濟舟以
折入開自茲啓閉有常舟行如素三月二十日告成
功計興工至休役凡五十日以工計石工二十七人木
工四人金工二人徒四百五十人以材計木一千二百
有三枋五十甕大小七百八十有四鐵錠一百每錠斤
重六斤四兩鐵斤重二百五十五木炭斤重一千五百
四十二石灰斤重六千三百四十四工之食粟八石零
七升若鐵粟則取給於官餘悉因所充二州任城滕鄆
諸縣土地所有規措給用雖少勞於民而民樂於趨
不費於官而官亦易以成功此大較也大斯雖董是役

而主簿周允是夕陳力勤敏不急其功其勞不可殫也
遂具載本末于石以垂永久焉

勅修河道功完之碑 徐有貞

惟景泰紀元之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

天子以河決沙濟又弗克治集左右丞弼暨百執事之臣
于文淵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臣有貞應

詔乃錫璽書命之行

天子若曰咨爾有貞惟河決于今七年東方之民厄于昏
墊勞于堙繁靡有寧居既屢遣治而弗即功轉漕道阻
國計是虞朕甚憂之茲以命爾爾其往治欽哉臣有貞
祇承惟謹既至乃奉揚明命戒吏歸工撫用士衆咨詢
民言與故事已乃周爰巡行自川渠沮洳而諭齊民

沿衛及沁循大河道順范以還既究厥源流因度地行
水乃上陳于天子曰一間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
利人事而已天時既一地利既繕而人事於是乎盡且
夫水之為性可順焉一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
所無事用此道也今一及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
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疎
水益肆而沙灣之東一謂大洪之口者通管其衝於是
決焉而奪濟波入海一略以去諸水從之而決隄以潰
渠以淤勞則溢旱則涸其漕途所為阻者與然欲驟而
堙焉則不可故潰者非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拔也今欲
拔之請先疏其水水然平乃治其次決止乃濬其淤因
為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

制曰可臣有負乃經營區作治水之開疏水之渠渠起張
秋金隄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丁渡楊之濠又九里而
至于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于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
至于東西影塘又十六五里而至于白嶺之灣又三里
而至于李準之涯由李準而上又二十里而至于竹口
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于大豬之潭乃踰范暨濮又
上而西凡數百里經南蒲以接河沁河沁之水道則害
微則利故過其過而濟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
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
而不煩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之萬九堰既設其
水遂不東衝沙濤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鄆東
曲南郭北之

族既便民既安。真知事以集乃參綜古法擇其善而爲之。如柳用焉。作大堰其上。繞以水門。其下繚以紅皮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三十有六尺。厚倍之。開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之。鐵盆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浸泗之源。而出諸山。匯宿濮之流。而納諸澤。遂濬漕渠。由沙灣而北。至于密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文則放而潰之。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成其流。說有所謂。且有所宜。用平水道。由定水害。以除木利。以興初議者多。雖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漕然卒不可。

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每有旨曰奏開濬河州縣之民馬牧膚役而專擊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

天子從之是役也凡用人工聚而開役者四萬五千有奇分而常役者萬三千有奇用木大小之材九萬六千有奇用竹以竿計倍木之數用鐵為斤十有二萬錠二千經百八金二千八百有奇用麻百萬劑倍之藻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則不計其筭然其用糗于官以石計僅五萬而止焉蓋自德吉祭興上至于工畢凡五百五十有五日於是治水官佐工部主事臣譚叅議山東布政使司事臣雲鵬僉山東按察司事臣蘭察咸以為惟水之始自古為難矧以地當兩京之中天下之轉輸貢賦所以達使終節其為患孰大焉夫白之渠以溉不

治國之深以潛不以貢而工
以勞而不以戰不以漕又不以貢
而勞萬乘投璧而顧中
以彼視此孰輕
孰重孰易乃今
為非役者是以
無紀定於未
之至明執持為所
之至仁執持為所
負天之功惟夫

至明至仁之德不可以弗紀也臣有與昔備員翰林國
史身親承之不可以嫌故自惟乃拜手稽首而為之文

曰

皇真九有歷年維久通天之祐既臻而豈有繇以蒙
見沫日中陽九百六數下應清寧地起陸水失其行
河決東平漕渠以傾否泰如乘運維中興將憂通變
天子曰吁是任在予予可弗圖國之九正歲行七易曾靡
底績王會在茲國賦在茲民庶在茲德就其幹濟其為
予治去害而利惟汝有公其定為朕行使宜是經臣拜
受命朝服少歇待事惟新（載驅新就詢載謀載度）
以為乃分賑勢乃提（公）疎厥滯分者既下提者
既索疏者既瘳乃作水（公）堤其長可防永有（公）焉
如駭有懷如虹護之（公）水此其利漸（公）也
前以昔以貢以集（公）為邦計（公）也

天子明謨謫弗行功是用成惟

天子仁加惠東民民是用寧臣拜稽首

天子萬壽仁明是懋爰紀厥實勒茲貞石昭示無極

治水功成題名記

徐有貞

有貞之治水于山東而作沙溝等處之河防也承

命于景泰癸酉之冬經始于甲戌之春收功于乙亥之夏而告成于其秋

上詔見奉天門嘉勞焉因命之居京管操事丙子春有貞請

勅載至乃擴前功益為大水之備時方曠地築堤營其意

頗以為過防及秋而大水渚至四放淇衛河以一時俱溢環東光之間若海之漫者三月逮冬始平還河南北

餘千里故雖高岸之缺而不完者無慮百數十所而沙
灣之正隄大堰獨踴然而存巍然而安其旁近之城郭
田疇皆恃焉而免墊沒之患以水之來有所扞而去有
所決也於是東兗之軍民耆老合辭以請今茲之水蓋
洪武以來所未嘗有而大臺之人所未嘗有見也非隄
與堰為之保障非閘與渠為之排解吾田吾產其地曠
矣吾臺吾倪其魚鼈矣彼四方之舟楫往來而到于斯
者乃亦有曰昔也沙灣如地之微今也沙灣如天之堂
之語而况吾斯土之軍民乎哉然而吾儕小人竊伏計
焉惟水之變不測如今茲之溢以臨灣六閘洩之而猶
未盡也以故感應祠之缺隄又頽公為之採築焉雖至
在人之不又出心患累年乎頃及於現盡而無為之

昔軍吾民率其有自曰惟月中既集感應荷之赫而
作僊丹之既鑄甲之堰比沙清木門大堰蓋小而端
畧等復行度東昌龍濟六關之上官需之口置閘一
新渠而倚之爲馬東十載廟之津置閘一疏古河而
之大清并前六閘爲八而皆注之海馬乃探禹遺之
本呈上經緯之理鑄玄金而作治象之器建之隄表大
河感應二祠之中以爲悠久之鎮蓋盡人事符天造制
物宜辟神好其道並行也既訖工有良將紹委于朝而
從事諸賢亦合辭以請曰治水之功其既成矣經久之
效其亦著矣惟古人作事而不成也必題其名頌以儀
之有與乃言曰於乎是惟吾

君之德與諸大夫士之力其有與其何哉當此且夫治水

國聖人事也。次賢者能之。有真又何足以與此。雖然有真聞之士以天下為一。天下事皆吾分內事也。矧吾徒食君之祿受君之命而若君之事哉。臣幹君事視子幹父事而加重吾徒而弗克其心為平。可大禹聖者也而於治水必胼手而胝足。吾徒而弗盡其力為平。可夫水之大而為中國患者莫如何。自禹而下世之治河者非一。然可法者少而可成者尤少。其不能成事者不必道。就其成事者而論之。如魏國之白圭漢之王延世王景元之賈魯是已。圭之治河無所改見。然觀其以國為壑則恃其失運世之治河無所循宣而徒亟塞其決。雖以此取侯封而不入焉也。王延魯之治河其法與古之記者亦皆異。是之其功無幾乎。行。

其當世季民窮之時而與十七萬衆之役又無無用之
二卒之為元召亂是又可以為成者惟景走鳩流分之
顛得古法而孝明之治有惠於民故能保其成功而終
漢世無河患方之於彼其持善乎有真雖不敏也乃所
願則上法大禹下取仲章而為之不敢不盡其心力共
惟

聖明聽納直言而大資潁河之民與之休息此吾與二一
子之幸以有成功也是不可不知皆應曰然遂題諸後
事於斯大夫士之名乎石而記之將俾後世之當治河
之任者知所法哉二龍之行也前後歷三載焉凡作止
隄一副隄二護隄四水門大堰一小堰一蓄水之堰三
截水之堰九導水之渠二分水之渠二洩水之渠五節

水之開二放水之開八若其修作功用次序本末之詳則具載前碑茲不重出

重濬會通河記

趙元進

爰自上古聖人剡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不通以利天下後世遵之無不得其利焉識水利者能幾人我至元二十六年前政開挑會通河道南自平徐中由於濟北抵臨清遠及千里各處脩置閘壩積水行舟漕運諸黃官站民船偕得通濟乃天下之利也北河殊無上源必須踈滄汶水來注于泲決引泗源西適于兗南入于濟堤十任城合新河而流迤者經值山水泛漲上自堰城開口下至石刺之碕蔓延一十八里淤填河身反高於

故是以水淺漕輒不能接於漕運至元五年冬十月

都水監丞宋公韓伯顏不花字國英河間阜城縣人由
中書省譯掾擢陞斯職公奉命馳驛分治會通河道巡
行間睹其河水淺小公曰蓋因上源壅塞之病也遂差
壕寨梁仲祥詣彼度其里步計其人工時方冰泮地凍
難便力為越明年春二月選差壕寨所聚監並本監并
紋上奉特等縣人夫七千餘名備糧具各歸挑浣各
處河身之淺公乃親督其役朝夕無怠不憚一人而事
小雖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勞五旬而工畢觀其成則
浣濟之水源源而來縷乎會通消滯焉浩浩焉無壅
溢之患公又見濟州會源石閘二座中央天井廣闊
餘停泊舟航相次上下內常儲水滿溢方計故舊之
近年漸以淤澱澮水甚少今復拓濬已深之常激躍以

寬鵠城夏四月間公又率領令史姜差巡視會源關北
元有清河舊跡河身填平水已絕流尋委壕寨岳聚領
夫千名挑去泥沙衍三百餘步廣二丈五尺東連米市
西接草橋水勢分流舟航往來無碍百姓大悅咸稱其
便吁上以彰監官使民之義下以知壕寨董二之勤實
無愧於前政濟之官僚士庶何以報公之功頌公之德
將紀其歲月勒之堅珉以示永久俾會源開提領曹郁
提領卽忠信姜差姜信持狀請為記予應之曰可且夫
有功於世者史必載之有德於民者人必懷之公之功
德已及於民民必懷之于乃標旌其實而書之用規于
後政者不亦可乎

疏河陂紀久漸墮乎河沙淤平相較及崇化三尺許山
木漲後其流有涓幾不接會通汶歲集沙堰竭水如泥
堰尋決而流自若所在淺灘漚蕩不逝至元四年戊寅
秋七月漲濟東開閘同併上之分監遣驛索李讓相度
截斗除雪山麓石剝餘七有八坐便於為堦日較工
知監力濟不易因言分監情有司實置於庶可就監丞
馬元承德為獲實協關內監中書允從泰安之奉符
東平之汶上二縣夫六十餘期澤五年春初開未遑冬
監丞宋公伯顏不花之林分治會通後先上源迺論蒙
寨官岳聚統監夫千合二縣權輿於六年仲春望日疏
闊五步上倍之深五尺濬如式公以分史周守信奏差
不花驛來莅之而聚也勒敦職監守者不迫趨事皆

不緩居者不授役者不勞未閱月工畢而深固堅完水
濟會通漕運無虞原其事在公德政寬猛相濟號令明
信委得其人也波上尹王侯居敬欲為國家勸功紀石
以彰不朽詢於同知泰安州事余承德奉符尹鄭承務
本路委官平陰尹馬從仕會謀協同侯快其意徵文以
記余忝鄙民義弗獲辭竊謂樹力於國者其名必彰錄
人之善者其政必良此六元馬鼎邊指券於無窮漢漢
黃唐崔狄流風於萬世也今公莅政得人不疾以速工
役為國不勞而成其熱績止茂固馬鼎邊三賢之並駕
而王余鄭馬連茹為之立石頌功其與人為善望讓
人唐名流也哉孟子曰舜何人也禹何人也亦有為者
一之謂也公亦河一西氏宗國故家河間阜城白

都督譯祿選任是職岳君字誠甫衛輝新鄉人明儒
史允遷於數監以是選王侯字行簡燕山人累代名儒
系出隋文中子之後沈之本末詳見前評論者定謂
壅沙以致堙沈河是得其一本知其二也近年泰山
徠等處故所謂山地雜木怪草盤根之固土者今皆
為熟地由霖雨時降山水激逸衝突沙土革貫波河
年復若是以致汶沙其浩浩若彼而沈因以淤澱也
設無堙城堙沈自爾奚獨乞彼也開司不知虞此直
以水之盈縮民之利害為節而開閉之非知所先務
矣要之沈河既濬宜令開司嚴鋒閘板謹杜閘口
絕塞沙源勿令流沙上漫入沈後搬堰石放沙底
疎又開口張落扒去淤沙不使少停開水盡添
俾沈當受清水以輸注南流

徒開似繁源實簡此源深流清而永益也不然以
益無窮之流沙注新澤有限之流河數年之中余恐
澱有甚於今日矣梗漕勸民使得不勝其潤澤之
謹記

重修洗河之記

洗河乃今汶水支流也名不載於傳記或因舊而加
新名尤不可知其源則出於泰山邵萊蕪縣原山之
折而之南達於會通漕運南北其利無窮會通之深
也洗之源汶也時霖雨作蒸沕萬壑漕濟之間合注
之次洪濟洄湧沈沙涵奔匯入于洗此洗所以淤填也
至元六年監丞宋公濟自歸口至石剌車謁于琅
琊

前功徒費後患復萌使會通之津隄而涸也詢及其佐
得壕寨在聚所度自石刺至高吳橋南王家道口漢澁
者延袤五十六里百八十步呈準中書符下東平濟軍
兼贍厥役公以令史王允壘寨朱良義奏差實因昔化
馳驛來督帥本監及二路大以口計者萬有二千濬自
至正二年二月十八日落成於三月十四日投戾義以
舉武計者二萬三百四十有奇以及為工計者四十萬
七百數良義字仁可燕山人兼明儒吏數且優閑監丞
開其源於濟少監濬其流於後述波滔滔永濟會通之
流使漕事無虞非公之忠誠為國遠慮與屬吏有司之
竭心又孰能興此重立是功耶今以為國勢民實生道
存焉吾知公之愿將必達千百載遠大之勳故斯能本

於此耶同知東平路事伯顏察兒奏議濟寧路判官
承德充州判官王平事寧陽縣達魯花赤九難歹改上
縣主簿登仕佐郎饒裕咸董厥役已乃會議曰少監公
之功宜勒石以昭悠久迺請文於平義弗獲辭遂授筆
而紀其歲月公西京人畏吾民名口只兒字志文始由
提點壽武恭書奎章叅贊經筵檢校藝文庫非遠選至
正辛巳陞都水少監是年秋仍分監東平至則廣積儲
畜修公廨濬光寒水之利病靡不畢舉其才畧過人遠
矣是為記

改作東大開記

泗別於濞陽堯道之改支於奉符之堰城光引之西南
於任城會通河受之昔改不通光國初歲丁巳齊寧

壽封軍輔國請於嚴東開始於汶水之陰堙城之左作
一斗門竭汶水入汎至任城益泗漕以餉宿衛戍邊之
衆凡以溉濟充問田汶由是南入泗淮之派至元二
十年朝議以轉漕弗便迺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流
至頃城之安民山以入清濟故濟道江淮漕至東阿由
東阿陸轉僅二百里抵臨清下泮御輸京師二十六年
又自安民山穿渠北至臨清引汶維濟直屬漕御由是
江淮之漕浮汶西徑達臨清而商旅懋遷將官往來暨
閭閻交廣邛夢川蜀航海諸番凡貢篚之入莫不由是
而達因泮河古曰介道於是汶之利被南北矣始輔國
直堙城西北隅作石斗門一後鄰水少益焉之貞又於
其東作雙虹隱門關虹相連屬分受汶水既又以虹石

水勢壅遏故築石壩爲全閘制通謂之東閘謂輔國
作牛門爲西閘西閘後改作址高水不能入獨東閘
水波水盈縮不常厥常以秋舍役丁夫採薪積沙於二
閘左絕汶作堰約汶水三之二入洮至春全壩餘波以
入霖澤時至慮其衝壩則堅閉二閘不聽其入水至經
壩堰而西循故道入海故汶之堰歲脩延祐五年改作
石堰五月堰成六月爲水所壞水退亂石相齧壅沙河
底增高自是水歲溢爲害至元四年秋七月大水清東
閘突入洮河兩河罹其害而洮亦爲沙所塞非復舊河
矣初之真爲沙堰也有言作石堰可歲省營民之費曰
漢營衆作與原山河石壩常爲漲水所壞時復脩之汶
魯之大川底沙深闊若脩石堰漲高水平五尺方可行

水沙漲淤平地無堰同河底填高必溢為害况河上之
石材不勝用縱竭力作成漲濤懸注傾敗可待晉杜預
作沙堰於宛陽堰白水溉田閘則補之雖屢勞民終無
水害固知川之不可塞也且曰後人勿聽浮議妄興石
堰終困其民壅遏漲水大為民害重脩堰城閘因自作
記勒其言于石至是果如其言若合符契閘壞岸崩
沉於水為土石所壅是年九月都水監馬元公來治會
通河行視至堰城謂衆曰堰城沈沒之交會通之喉襟
閘壞河塞上游要害後有先於此者乎於是用前監丞
沈溫公閘為一大閘之歲命豪傑官孫仲祥率徒
庸度材用量事期以狀上中書即從其請明年二月命
工入山取石版灰以塞塞官王守公董之市物於有司

以表差千家如益之謀將以五月經始聚議以益後實
大非朝夕可成暑雨方行必妨吾事盍以今歲備物未
春集事公曰霖雨天道豈可預必安能優游度日坐待
來年以已事談後人乎但努力為之成否一定於天吾
意決矣迺親為經營揆度畫圖指示命守公令役於衆
以舊址弊於屢作改卜地於其東掘地及泉降汶河底
四尺順水性也表其南北為尺百廣其東西為尺八十
下於平地為尺二十有二上木之工又入其下八尺上
為石基以承開闢之崇於地平自基以上縮掘地之深
一尺兩壁直南北為斗皆長五尺其南張兩翼為鴈
翅皆長四十五尺其北矩前以東西各附於其旁亦長
四十五尺不為兩翼飲其前臨張水也前臺基有年矣

水浸其前也後遂基八之一坐石為岸并之出基七之
五尺長為尺二十有五五分基之廣闊其中之一為防
入明三分深之一為金口廣尺深尺板十有三寸金口
口之廣長且明入金口兩端各寬其深上下以符開者
十二其一不動為開其大石高兩尺夾制其前卻始議
參用新舊石舊石皆薄小而新石少公以為石之長短
厚薄用各有宜苟在其材則石亦盡用因為度材所費
差別其用無天寸之枉新遂以贏又皆大石自基至頭
凡十一疊舊一不用為石相疊比則以鐵沙填其際必
膠合無間而後已故其結構之工如砌之密衆體合而
諸間所未有凡用石大小以設計二千六十有奇自方
以及計三萬三千六百五十塊以萬計一十有六石灰

以斤計四十六萬三千五百以椿計二萬四千木夫小
以椿計一萬三百一十鐵剛柔以斤計三萬九百一十
五麻是諸物稱是糜錢一萬七千餘緡役徒千人木石
之工二百八十人始事於五月七日畢役於九月十日
始又議濬洸河自埧城閘南下一十八里有奇塞尤甚
濬皆深五尺闊十其深又倍之既得請以非時須後先
開役焉從宜也又若微壞堰之石以下汶河漲沙淤附
洸諸濬以濟汶水不及濬此至任城皆據源急務盡議
已竟而未他追者聞既成衆合辭請公願識其事于石
屬事于子辭曰汶為魯地自古多儒環是而列堰若皆
名鄒鉅州寔衣冠英俊之淵數而顏子是屬公曰今茲
一役也而七十有年功茂績可以榆揚耀八耳

目欲以枉大手筆之時書借重名以溢美恐增士大夫
以是觀于也況予實同舉其出守姑為我識其實毋
拒予因復之曰波古名川昔畢公馬公用之則為溝
之益為溉灌之利後人用之則有橫潰之憂有壅
患水性非異今昔並用之善不善也馬公既嘗用之
碑其言以示來者其慮後也深矣不有茲後曷彰其
之實其言以驗碑仆於水而改作石堰之碑尚存豈天
惡馬公之言有以先發其機耶將使後人獨受其害而
不蒙其利耶惟是役也雨暘時若漕運無愆天其或
悔惡於人俾意馬公之言乎既不獲辭遂為紀道以
末會通源委以見堰城開水利喉襟且表出馬公之言
以為鑒又因以識興造年月脩闢之制度用物之會計

附馬公字仲彬唐吉氏父字羅石字謙甫雲南行省左
丞以老謝事家居年八十餘猶奉朝請云

重修濟州任城東紳題名記 倉時中

至元二十年朝廷初以江淮水運不通乃命前兵部尚
書李昇魯憲等調丁夫給庸糧自濟州任城安山開穿
河渠導洗汶泗水由安民山至東阿三百餘里以通轉
漕然地勢有高下水流有緩急故不能無阻難之患二
十一年有司創為石師者八各置守卒春秋觀水之漲
落以時啓閉雖歲或亢陽而利足以濟舟楫惟是任城
距師家左袤六十里土壤疏惡霖潦灌注承乏歲
久壞時都水少監分都水監事石抹泰議通河
書曰易而新之陶土而甃抹石於山其

用所須不貲於官不取於民率指授後夫為之不數月
厥功告成仍即其地之西偏脩飾廳事以為使者往來
休憩之所公退因錄其同事耆職役姓氏俾刻諸石以
告後之來者

重修濟寧州會源師記

皇帝元年夏六月都水丞張恢改作濟寧州會源師
年春二月具功狀還其屬孟思徽至京師請文報以
我元受命定鼎幽燕經國體民綏和四海辨方物以
貢賦穿河渠以逸漕度少政任城縣為濟州以
之交據燕吳之衝導汶河以會其源置閘以分其流
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埭于臨清地降九十尺為
六以達于漳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紳十又

入于河北至秦符為牌一以節汝水東北至齊州為牌
一以節泗水而會源之牌制于其中歲益父政日弛弊
日滋漕度用弗時先皇帝以為憂延祐六年冬詔以侯
分沿東阿始脩復舊政誕布新令罷疑橫之禁杜姦利
之門南踰北導靡所寧慶明年冬以及期請代弗許行
視濟輝峻怒恨歲數壞舟楫土崩石泐炭不可持乃
伐石區望之山轉木淮海之濱度工即功大改作焉明
年皇帝建元至治三月甲戌朔候朝至于河上率徒相
宜導水東行竭其上下而竭其中以能衆材徹故閘夷
物泓徙其南二十尺降七尺以為基其下植巨栗如列
星首以長松實以白石崇視其地無有所城瀕衛五十
六十八其四為門徙其南之三北之

一以激水之奔突震蕩五分其衝二為門容折其三以
為兩壻四分其容去其一以為門崇廉其中而翼其外
以附于防三分門縱門于北之二以為門中夾樹石壘
以納懸板五分門崇去其一以為門崇廉其外更為石
防以禦水之洄狀衡薄縱皆二百三十尺爰琢爰築犬
牙相入直以白麻固以石膠磨礮剝礮開以勁鐵壓削
砥平混如天成冠以飛梁偃如卧虹越六月十有三日
乙卯訖功大會群屬宴于河上以落之工徒咸在旆倪
四集酒舉樂作揮鍾決竭鹹權啓鑰水平舟行伐鼓譟
呼進退閒暇其稱侯之功頌侯之德者雷動雲合日拜
曰惟聖天子繼志述事不易任以成厥功惟億萬年享
天之休是役也以工計石工百六十人木工十人金工

五入土工五人徒千四百二十人以村計木萬一百四十
十有一石五千一百二十有八其費率皆倍於舊歷二
億一千二百有五十以斤計鐵二萬五千五百麻二千
三百石之灰三億三萬三百三十有四以石計粟千二
百有五十視他牌二之視故牌倍之其出于縣官者鐵
若麻木十之七石五之一粟五之三餘一以便宜調度
不以煩民此其大較也初侯至之明年凡河之隘者關
之壅者滌之決者塞之拔其藻符使舟無所碍禁其芻
牧使防有所固墜其防而廣其陞脩其石之若他穿漏
者築其壞之雖惡者延袤輒七百里防之外增為長隄
以關暴漲而河以安流沿為石甕以納積潦而瀕河三
郡之田民皆得耕種矣夫民求馬蘭之實植之新河而

涯以銅其潰沙北自臨清南至彭城東至於陪尾絕者
通之辭者漸之為紅九十有八為梁五十有八而挽舟
之道無不夷矣乃建分司及會源石佛師庄三牐之署
以嚴官守樹河伯龍石祠八故都水少監馬之貞兵部
尚書李與曾赤中書斷事官忙達祠三以迎休報勞凡
河之所經命歲水以待老者種樹以待休者遇流殍則
男女異廩之餓者為粥以食之死而歲飢而活者歲數
千人是以上知其忠下信其令用克果於茲役也侯亦
勸且能矣然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故人才得
以自見方世祖皇帝時天清地寧群賢滿朝少監為公
之徒得以陳力載勞垂功無窮者慮之遠擇之審任之
專也向使侯竟代去雖懷極忠甚智無能究於其職是

亦侯之遇也惟茲開地最要後最大馬氏之後侯之功
為最盛故詳于是碑以告後之人侯名仲仁河南人辭

四

昔在至元惟忠武王自南還歸請開河渠自營涉齊
以達京師河渠既成四海率從萬世是資朝飭夕橋
垂四十年孰慢而隳翼翼張侯受命仁宗號令風馳
徵工發徒既將既疏濟開攸基先鷄而興既星而休
觸胃炎曦疾者藥之死者構之矣有飢渴拊循勞徠
信賞必罰勿亟勿遲十旬之間通績千成智固或遺
洋洋河流中有行舟若薄大遠舳艫相銜固敢後元
亦罔敢稽賢王才侯自此自南顧盼嗟咨曰惟京
為天下本本隆則固惟帝世祖既有南土河渠是

四方之共于千萬里如出趾步聖維明承命官
惟侯之遇昔者舟行日不數里今以百數昔者舟行
歲不數萬今以億慮惟公之明惟勇乃成維康則思
紋細之會有截其脾有斃其樹功在國家名在天下
永世是度